

# 5岁的他在父亲的鞭子下不停歌唱

1



侯燕俐等著  
新华出版社友情推荐

## 内容简介

迈克尔·杰克逊回归天堂,带走一段不朽的传奇。该书在撰写时,吸纳了新华社洛杉矶分社记者威恒和曹卫国提供的一手资料。书中介绍了迈克尔·杰克逊的童年生活、音乐之路、慈善事业以及他生前的好友们,同时也分析了迈克尔·杰克逊诸多负面新闻的真实性。杰克逊是被媒介化的“妖魔”,人们愿意相信他背弃种族去漂白,也不愿承认他被皮肤病折磨,人们爱他却又情愿看着他深陷变童案;当传奇已逝,真相大白于天下时,谁都会抱头痛哭。他是无法被征服的男人,他与伊丽莎白·泰勒有着毫无保留的信任,他与戴安娜、麦当娜也曾有着秘密的接触,但却保持了摇滚歌手不常见的克制……

## 人物传记

5岁就走上工作岗位,并没有让他得到太多的快乐,反而让迈克尔过早地看到了成人世界的肮脏和堕落。父亲的严苛,俱乐部里大人的放纵,没有一个人注意到迈克尔除了是名童星,还是一个心智未全的孩子。在这样的环境中,成就了一位新星,却也造就了迈克尔不健全的心理。

## 父亲制造的艰苦排练

迈克尔的父亲对他们的成长起着关键性作用,确信儿子们的商业潜力以后,他雄心勃勃,决定让孩子实现从业余到职业歌手的飞跃。

有一天,父亲下班回来很晚,正当母亲凯瑟琳十分担心的时候,他拿着一个神秘的包裹回来了,孩子们打开一看,是一把红色的电吉它,兴奋得不亦乐乎。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,没过多久,父亲又给杰基恩买来了低音贝司和音频放大器,送给杰基一副少锤,甚至连奢侈品麦克风都搬回了家。对于一个钢铁厂的工人和百货公司雇员组成的普通家庭来说,这些东西的价钱不啻一个天文数字。但是乔知道,要实现他的造星计划,必须让孩子们学会成熟的表演艺术,比如在舞台上,面对麦克风时的潇洒自如和临场发挥。而对于凯瑟琳来说,尽管为了生活必须不断地精打细算,一想到能实现孩子们的梦想,她就没有了任何怨言。

孩子们每天放学就开始排练,长时间地练习舞步和声音的协调。乔对他的儿子们不抱着极大的期待,于是对他们的排练也开始变本加厉地苛刻起来。

炎夏夏日,孩子们时常练得筋疲力尽。他们排好演出的队形,有的打鼓,有的摆弄键盘乐器。乔是总监,从蒂托的吉他弹

奏,到马龙和迈克尔扭摆的舞步,他都一一点评。凯瑟琳则用她的耳朵来判断声音是否和谐,另外她还负责缝制孩子们的舞台服装。

“小孩总拿我们取笑,因为我们总是排练,连上学时也如此。”迈克尔回忆说,“我们家后面有一个大棒球场,经常听得见人群的吼声。我们在屋里排练时,那些小孩就吃着糖和爆米花来了。这事常惹恼我们,石子经常从窗口扔进来。人们嘲笑我们,说我们简直在浪费时间。”但是对于杰克逊一家来说,没有谁想退缩。尽管父亲的确逼迫得紧,但是孩子们热爱音乐,能弄出悦耳动听的音乐,是件十分激动的事情。

要想成功,必须做出巨大的牺牲,乔深知这一点。每天放学后,乔就坐在屋子里陪着孩子们练习,一遍遍地演奏或演唱,一直到深夜。乔让孩子们一个个地表演给他看,要是谁出错,就会有皮带或者鞭子伺候。孩子们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了音乐上,只有在深夜才有时间玩玩具或做游戏。

乔出去的时候,他会让凯瑟琳代他监督孩子们练习。凯瑟琳也不含糊,但是孩子们最怕的还是父亲。每当乔回家发现他们没有按时开练,就会大发雷霆,拿着鞭子跳到到处抽孩子,毫不犹豫地发泄心中的怒火,甚至有一次,拿着一把小刀放在了迈克尔的喉咙上,威胁他不好好练习就要割断他的喉咙。

父亲乔带他们登台演出,积累舞台经验,通常都是在大人们娱乐的周末。有时,一个周末的演出多达十几场,直到星期一的凌晨四五点钟,乔才载着疲惫不堪的孩子回到家中。一路上,乔

还会唠唠叨叨地说个不停,任何兄弟的一点点细微失误,都会成为他责骂的借口。

在父亲严厉刻薄的教育下,杰克逊兄弟们唱得越来越出色,但他们工作的强度绝不亚于比他们大出许多的成年人。

小迈克尔7岁的时候,杰克逊五兄弟已经挤垮了十几支业余乐队,一跃成为全市首席乐手。占据加里市后,乔开始把目光放在邻近的芝加哥,不久,乐队迈进该市并赢得几次大赛。

## 5岁开始登台演出

小迈克尔是一个有个性的孩子。在父亲的严厉管教下,他是反抗最为强烈的一个。乔对他粗暴让他觉得很伤心,于是便和父亲对着干,结果总是招来更多的打骂。每当这时,迈克尔不管三七二十一,抓起手边的东西,诸如鞋子之类就向父亲砸去,或者干脆挥动拳头乱打一气,父亲气得蹦起来,简直想要把他撕成两半,因此迈克尔挨的打比哥哥们加在一块儿的还要多。凯瑟琳说,迈克尔很小的时候,就爱还手,还常常利用身体小的优势在桌子底下钻来钻去地躲避父亲,把他气得发疯。

不过,在音乐排练的时候,小迈克尔可是一点不含糊。5岁的迈克尔有着天生的艺术感悟力和灵气,唱起歌来字正腔圆,尽管还没脱掉稚嫩的童音。更神奇的是,他极善模仿,凡是看了几眼的舞步,马上就能跳起来,在这个一般孩子似乎还走不稳的年纪,他充满节奏感的舞姿仿佛附着了魔力。在那个只跟泥巴和蚂蚁打交道的年纪里,迈克尔却已经将不知所云的歌曲唱得声情并茂。

在幼儿园里,当他穿着黑裤

子白衫演唱电影《音乐之声》中的插曲《攀山越岭》时,礼堂里变得静悄悄的,一曲终了,掌声雷动,人们纷纷站起来,面带微笑着向这个小演员致敬。单纯的小迈克尔只是歌唱、舞蹈,他不知道人们为什么喝彩为什么鼓掌为什么尖叫,但是当他看到大家都很快活时,他心里有一种奇妙的感觉,他打心眼儿里享受这一切。

不久,5岁的小迈克尔就在家里包揽了大部分唱歌的活儿,并随哥哥们在公开场合演出了。小迈克尔一进乐队便担当了主唱的角色,对此,哥哥们毫无怨言。杰基回忆说,迈克尔“如此精力充沛,他五岁时就表现得像个领头羊。我们清楚这一点。所以,对他说:‘喂,迈克尔,你是块领头的料。’他经常是看见某人正在做一件事,不会工夫,他也就做了。观众对此也极为欣赏。”

杰克逊兄弟的演出阵容是这样的:小迈克尔排在左边第二位,从观众那边来看,杰基则紧靠着小迈克尔站在边上,杰基则在迈克尔的右边;蒂托和他的吉他占据了最右边的位子,马龙在他旁边。他们在第一场又一场的比赛中都以这种阵容上场,效果颇佳。这个家族组合在越来越多的演出中表现得十分默契和谐。

但超负荷的排练与演出,在这个稚嫩的孩子身上显得过于沉重了。每天放学归来,立刻就投入排练之中,一直唱到深夜。作为领唱,他更不能请假。有一次,小迈克尔生病后在床上躺了整整一天还未痊愈,晚上仍然还是上台表演了。那个时候,即使太疲惫,也要强打起精神,告诫自己绝对不能出错。

杰克逊在回忆这段童年往事时说:“我五岁的时候一直在旅行、唱歌和跳舞。很少去学

校。”他没有睡过一晚,没有上过学,只在巡回演出时上过私立学校,他几乎没在公立学校里呆过。每当从表演的高潮中走出来,回到现实中的时候,他会觉得孤独、忧郁,寂寞得常常想哭。

许多年以后,当这个世界把他看得古怪离奇时,他感慨道:“我根本都没有童年,没有圣诞节,没有生日。那不是个正常的童年,也没有童年可以享受的任何快乐——取而代之的是辛勤工作、奋斗和痛苦,最终换取了物质和事业上的成功。但是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,因为我再也不能重塑这段人生。”幸运,或者不幸?这是一个说不清也道不明的问题。

为了补偿缺失的童年,迈克尔的家里,有跑马场、电影院和动物园。他喜欢动物——比如大象、长颈鹿、狮子、熊、各种各样的蛇。他要做那些小时候从来没有机会去做的事情。

作为一个童星长大是十分艰难的。很少有人能从童星成功地过渡为成人巨星。这也真的很难。后来,有一次他和秀兰·邓波儿在旧金山见面时,他坐在桌边大哭起来。

她问:“出什么事了,迈克尔?”迈克尔说:“我爱你。我想有更多时间呆在你身边。”她接着说道,“你是我们中的一员,对吗?”迈克尔说,“是的,我是。”其他人不解,“你们在说什么?”她说,“迈克尔知道我的意思。”

当迈克尔是一个童星时,人们就不想让他长大。如果我们有一个和他一样的成功经历的话,如果我们从5岁起就一直在亿万人的关注下成长的话,大概就能明白,被巨大的压力所包裹下的那颗过于纯净的灵魂,背负了太多的辛酸与无奈。

# 刘林得知自己患了胃癌,首先想到的是又要花钱了

11



美良著  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友情推荐

## 内容简介

本书的主人公是一位生活在深圳的孤单剩女刘林。在朋友的聚会上偶遇钻石王老五陆西若,两人从误会到相知,在看起来不可能的条件下产生了爱情。但刘林并没有因此将生活的重心转到陆西若身上,爱他但不依赖他。刘林的生活一波三折,最终她还是坚定地选择了自己的归宿……

## 上期回顾

玉敏和陆西若的婚礼取消了,而吴事则从北京跑到深圳来找刘林,因为他发现西藏一行后,他爱上了刘林,决定到深圳定居下来,追求刘林。但刘林不愿意接受他的爱,希望他们继续做朋友。刘林和陆西若在音乐会相遇,陆西若决定忘掉刘林,于是两个人约定,以后不再相见。

## 情感天空

### 癌症来袭

消失大半年的小Q终于从非洲回来了,眼下正在丽江,他的DV已经修好了,原本打算要将他们在西藏的一些录像视频和照片传给她。吴事对刘林道:“他有一段你和西若的录像,特有意思。”

刘林问:“他什么时候回深圳?”她想不起来在西藏的时候与陆西若有合影或者录像,估计是小Q偷拍的。

吴事道:“下个月。所以我让他回到深圳再说。”

金谷也在,又和女友来她们这边蹭饭。正抱着思琳亲她粉嘟嘟的脸颊,听到这里,插嘴道:“下个月大哥结婚,正好让他赶回来喝大哥的喜酒。”因为拍了刘林与陆西若在梧桐山上那段视频的缘故,大家虽然与小Q未曾谋面,却对他挺有印象,也认定他与刘林和陆西若之间的情谊不浅,金谷因之才有此言。

刘林就在闻言的片刻间,胃部突然又是一阵冰凉,剧痛难忍。

苏月八卦地问:“陆西若怎么又结婚啊?”金谷道:“大嫂怀了Baby,所以要赶着结婚。”

刘林此时已将身子伏在沙发里,脸色死白。吴事最先发现异常,忙去扶她,急问:“刘林,你怎么了?”

刘林咬了牙道:“胃有点痛。”苏月看她手按在了心脏部位,道:“那儿不是胃,是心脏。”

刘林痛得已经说不出话来。大家都慌了,吴事抱起她就往外一路狂奔。去医院的途中,疼痛渐轻,等到了医院,刘林已经恢复了正常。但吴事和苏月还是押着她去做检查。

做了胃镜,检查结果出来,中期胃癌。

刘林看到结果全无反应。医

生以为她给吓傻了,善心宽慰道:“不要紧,做完手术后好好调养便没事了。”

刘林道:“又得花好几万块钱。”

听得此言,医生顿失笑。他见过的患者,一听说是癌,首先想到的是自己还能活多久,或者是要怎样才能继续活下去,刘林却是例外的一个,典型的要钱不要命。

医生道:“这姑娘,钱是身外之物,身体好了,以后有的是机会赚回来。”医生是赚钱的职业,他自然无法理解刘林的难处。几万块钱对深圳很多人来讲不算什么,可对刘林来说,意味的将是一年没有停歇地辛苦工作。

出来,大家问她:“刘林姐,医生怎么说?严不严重?”

刘林道:“反正是要花钱的病。”是胃癌,不是感冒,她说起来却似喝水般平常。她神色完全不沉重,语气轻巧,按正常的思维,大家也就以为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病,一点也不疑心。

### 一个人做手术

手术安排在十天后,要提前几天住院,刘林对众人只说去旅游。

手术费不够,找吴事借,吴事当时就起疑心,道:“借钱旅游?这不是你的消费方式。金谷说你前天晚上在医院做了胃镜,医生有没有说到底是什么病?凑钱不是与这个有关系?”

刘林道:“你不是不愿意借给我?你要不愿意,我也不难为你,我找别人借去。”

吴事审视她,之后道:“钱我一定会给你,但我知道你不是去旅游。”

刘林笑嘻嘻地道:“我得了胃癌,借钱住院。这你信不信?”

癌症始终都是一个沉重的话

题,她以这样一副轻松的态度道出来,吴事反而不信,于是放下心,顺手抄起一本杂志扔给她,道:“百无禁忌!”叫一名在旁边整理相册的工作人员,“小毕,你去拿胶带来,我把她嘴给贴上。”

刘林苦笑。实话实说有时候也可以达到掩饰的目的,比起躲避话题,闪烁其词,或者干脆谎言相对,效果甚至更好,关键是要看当事人怎么去把握表达的方式。这一点上,刘林还是有着相当当道的造诣。

能如此坦然面对自己身患癌症的事实,一方面是她心够硬,另一方面,其实也是她真的没有为此事纠结过。一得知身患此病,她最先想到的就是做手术,至于手术能不能彻底根治,以后还会不会复发,那些癌细胞现在是不是已经开始向其他部位扩散,她压根就没去想。想多亦于事无补。总之为了继续存活,自己能做的,她会勉力做满一百分,至于老天给不给她说出这句话的机会,那是老天的事,她不管,也管不着,所以不去操那个闲心。

刘林一个人住院,一个人接受手术。医生觉得奇怪,问她:“你亲人呢?”

刘林道:“我妈年纪大,受不了什么刺激,没告诉她。”

医生再追问:“那你没其他亲人了?”

刘林道:“也没告诉。又不是什么大病,告诉他们,只会让他们瞎担心。”

胃癌都不算大病,那什么样的病才算大病?医生道:“你这样不行。做完手术,总得有人照顾你。”

刘林道:“我已经请好护工了。”

医生不死心,又道:“按医院规定,你得留一个亲戚或朋友的电话,万一有什么情况,我们

好及时联络他们。”

刘林道:“你这不是变着法子要告诉我家人吗?是不是不打电话,你们就不给我治了?”

医生道:“当然不是这个意思。”

刘林笑道:“这不就结了?也没什么万一,要么活,要么死,就这两样。要是活过来了,你们当然就什么心也不用操,我自己处理自己的事。要死了,随便你们怎么处理都成。我身体里没有癌细胞的器官,你们也可以拿去用。手术前,我给你们签一份器官捐赠书。”

生死在她眼中怎么就显得如此轻松?医生彻底无语。医院这个地方,是最能检验一个人是否真正坚强的地方。在这个地方,他见过坚强的,但没见过这么坚强的,坚强到让人忍不住有些心疼。他轻轻叹一口气道:“这姑娘,真要强!”

### 一段录像

小Q终于从丽江回来了,找不到刘林,通过吴事找到陆西若,只为送给他一段录像,拍的是他在墨脱发高烧住院那一晚。原来那小孩瞎倒腾的时候,无意中启动了DV机,将那一晚的情景录制了下来。

小Q说,这一段录像除了他自己,还没有第二个人看过,他觉得这属于他们的隐私。由头至尾,关于那段录像的情况,他只说了一句话,他说:“刘林很可怜!”吴事很想知道多一点,尤其对他说不出的这句话很是迷惑,但他始终没有再多说一个字。

小Q与吴事离开后,陆西若开始放录像。最开始出现在镜头里的是一张小孩的脸,大大的,占据了整个镜头,正是那肇事的小孩。他闭起一只眼睛,另一只眼睛往镜头里极力探寻,大概是想弄明白镜头里究竟

些什么东西,大概三四分钟后,可能他觉得镜头里不会有什么好东西或者自己想要的东西,因此无趣地离开了。

接着出现的是刘林。她坐在床前,双手托了腮,在打瞌睡,头隔一阵往下一垂,随即醒来,拿双手拍拍脸颊,继续强睁了双眼,却是不住地打哈欠。而后的半个钟头,一直就是刘林在打瞌睡,低头,猛然醒来,拿手拍打脸颊,然后强睁了双眼,打哈欠。

陆西若忍不住轻笑。他喜欢的,就是她这副爱谁谁的德性。再接下来,他听见自己在叫渴,刘林起身倒水。等她倒了水转身,自己不再叫渴,而是改叫她的名字。刘林一边快步回到床前,一边应道:“马上来,再等等!”

一分种后,刘林走出镜头外,只有声音,有些恼火地道:“你干吗呀?你抱我干吗?”她应该是在床头的方位。根据对白推测,这时候应该是在被他强抱住了。大概是DV位置不佳的缘故,床头一直不在镜头内,也就一直无法看到床头的场景。

然后是他的声音,他道:“刘林,我想和你结婚,我想和你一起生活,我喜欢你。”

刘林跌回镜头中,准确地说,是跌坐在地上。她半天没有反应,就那么坐在地上,一动不动。镜头太远,看不清她脸上的表情。而他这一端不再有动静,片刻,传出很响的鼾声。可以确定他说出的这句话很是迷惑,但他始终没有再多说一个字。

小Q与吴事离开后,陆西若开始放录像。最开始出现在镜头里的是一张小孩的脸,大大的,占据了整个镜头,正是那肇事的小孩。他闭起一只眼睛,另一只眼睛往镜头里极力探寻,大概是想弄明白镜头里究竟